

汝寧府志卷十七

人物

周蔡季蔡之公子桓侯封人之弟哀侯獻舞之兄也初封人無嫡子季次當立而封人欲立獻舞季避之陳及封人卒獻舞立季自陳來奔喪且爲之請諡君子曰若季者智足以語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春秋賢之

蔡聲子名歸生故太師子朝之子初楚大夫伍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

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歿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如繞角之役楚師宵潰則析公之爲也彭城之役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吳伐巢入州來楚疲於奔命則子靈之爲也鄢陵之役楚師大敗子反歿之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思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思以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

蔡朝吳聲子之子楚靈王滅蔡封棄疾爲蔡公朝吳乃依棄疾在蔡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亂於是朝吳從棄疾以入楚是爲平王平王既立乃召蔡靈公之子盧復封於蔡自是終春秋之世而蔡之祀守不墜者皆朝吳之力也平王二年費無忌讒於王遂出奔鄭

文之錯蔡大夫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

射之中肘鎗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野

彭仲爽申人仕楚爲令尹孫權謂潘濬曰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王以爲令尹

漆雕開蔡人孔子弟子孔子嘗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其器不安於小成孔子悅之唐元宗贈滕伯宋真宗加封平輿侯

漆雕從字子文蔡人孔子弟子

史記作徒父字子有

漆雕侈字子歛蔡人孔子弟子

史記作嬖

漆雕憑蔡人孔子弟子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咨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

睿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大夫之賢與不
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
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善智而不能及明而不
能見孰克如此

宋俞文豹清夜錄作漆雕期

曹卹蔡人孔子弟子樂道明義唐元宗贈曹伯宋真宗
加封上蔡侯

秦冉蔡人孔子弟子德藝有成唐元宗贈彭城伯宋真
宗加封新息侯

長沮桀溺俱蔡人隱於耕鋤魯哀公四年孔子自葉反
蔡遇沮溺使子路問津焉今上蔡縣西南十二里有子
路問津處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爲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節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

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
耶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
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
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
彊大王之賢繇竈上駮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
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
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吏聽
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

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
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
諸侯人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
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
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
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山川之地
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
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

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饒
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錄此觀之
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
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囿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
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充後宮而駿良
馱驥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
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
篪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
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篪而就鄭
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
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
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
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
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
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
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以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

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

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納其辭乃上書曰王者天

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寤今飭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

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

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

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

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

其議收取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
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
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繇爲
三川守諸男皆尙祭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
綰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持前爲壽門庭車
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
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
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置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
性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
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
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

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
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邱病甚令趙高爲書賜
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
搜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
李斯以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屍輜轎車
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轎車中可請奏事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
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
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
父知子父持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

天下之權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謏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始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衛國戴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顯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

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璽者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因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豫而武勇信人而奮

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遠侯之印歸於
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
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辨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數
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
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
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
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
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
矣君其不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
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

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
從外制中謂之感從下制上謂之則故秋霜降者草花
落水推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効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我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
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坵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
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
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
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
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
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
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

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
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令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
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
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
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焉
軍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
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
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
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
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

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
藹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
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擊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
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
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喜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
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
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
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
亂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
焉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兒

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

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
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
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
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
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
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
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
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
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

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
臣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惟
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
急乎趙高曰人臣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
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
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
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
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
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

食藜藿之羹飯土匱馱土劬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
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
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
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
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
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所務也彼賢人之
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
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
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
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繇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
過去弗能禁章卽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

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上書對曰夫賢王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

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
也而所謂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
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
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
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
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
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釋鏹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
深而盜跖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重百鎰之重也

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桃李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桃李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爵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

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
必好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
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
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
揅明內獨視聰明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
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
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
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間也故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惟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
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
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皆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宦及侍中習法者待事

來有以察之如此則大臣不敢欺矣事天下稱聖主也

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
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
東羣盜多今上急發錄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
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
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
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
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
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今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
相豈少我哉且困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邱之
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

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繇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
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
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優俳之觀李斯不
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
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
陛下無異此其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
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
私家之富與公家均而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

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
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
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
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
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
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
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於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
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
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始二世已前信

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
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
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繫東縛居圜中仰天
而嘆曰嗟呼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
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
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
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
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
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
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噐有數宮室有度出
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

遊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
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
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
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
責斯與子孫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
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
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
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餽政
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

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
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寬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
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
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
之明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
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
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
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容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徃
覆訛斯斯更以爲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
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敗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

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
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
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
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
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
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
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胡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
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
世自射殺之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

殺人穆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嬰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太史公

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取罪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陳勝字涉汝南陽城人少常與人傭耕歎曰苟得富貴無相忘也傭者笑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勝度失期法當斬乃會陽夏吳廣舉勝自立爲王號張楚豪傑響應卒以亡秦

蔡賜上蔡人也從陳勝王陳封于房號爲房君吳廣圍

樂陽李由爲三川守樂湯廣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
傑與計以賜爲上柱國及武臣自立爲趙王陳王怒捕
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
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
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後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
房君死

漢吳公史逸其名汝南上蔡人文帝時爲河南太守治平
天下第一徵爲廷尉公故竒洛陽賈生才薦爲博士

周燕字少卿其先平王少子汝墳侯烈十九世孫邕嗣

侯秦滅周邕失侯生秀秀生仁漢興續周嗣復封仁爲
汝墳侯賜號正公徙安成十子長曰球執金吾生平陵

令應應生郎中孝廉道遵生五官中郎約約生燕宣
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囚燕諫不從囚家詣闕稱
寃詔遣復拷燕見太守曰願謹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
言時病而已出謁掾吏曰諸君被問以罪推燕如一言
及府君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
當下蠶室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豈可以刀鋸之
餘下見先君遂不食歿五子重合令子輿櫟陽令子羽
東海太守子仲竟州刺史子明潁陽令子良號曰五龍
各居一里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必稱周氏
田戎汝南人公孫述封翼江王

尹更始字翁君汝南人宣帝時從沛郡蔡千秋受穀梁

春秋通其義與蕭望之等各以經義顯名於世官至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旨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琊房鳳咸後至大司農

桓寬字次公汝南人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雅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聞之何來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竒之及篡位拜憲爲

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欲志討遂
不知所在光武卽位徵憲拜博士建武七年代張堪爲
光祿勳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
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進幸上邽
其後潁川盜起河東兵亦反京師騷動帝聞之曰悔不
用郭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
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
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
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所著有洞
冥記四卷拾遺一卷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舉孝廉明天文推步知漢必

再興因大風毀王莽玉路堂上書說退就臣位莽怒繫

惲詔獄會赦乃出光武賜惲爲上東門侯上嘗出獵車

駕夜還惲拒關不納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郭后廢惲

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

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

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

左右而輕天下也後太子疆意不自安惲復說太子曰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

太子從之因侍講太子授以韓詩遷長沙太守嘗匍匐

伏區以身學天子壽計冀州刺史以能罷稱官至尙書

僕射

邳壽字伯孝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冀部多
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案之無容貸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三遷尚書令朝野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
嘗賜諸尚書劍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邳壽蜀漢文
陳寵濟南椎成論者以稜楚深有謀故得龍淵寵敦樸
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擢爲京
兆尹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悚各相檢救莫敢干
犯以公事免復爲尚書僕射大將軍竇憲使門生齎書
有所請托壽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圖
又因朝會議刺憲怒陷壽下吏

周防字偉公汝陽人揚子也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汝南召掾吏試經防能誦讀拜爲守丞後師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舉孝廉拜郎中撰書傳雜記三十二篇太尉張禹薦爲博士遷陳留太守

鍾興汝陽人從丁恭受春秋光武召拜左中郎將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學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讓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

不得就席帝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拜爲
侍中帝曰侍中匡輔國政勿有隱情對曰太尉西曹掾
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
帝怒曰汝南子復欲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赦出後
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謬諤之節而有狂謬之行不能以
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卽勅尙書解遵禁錮拜
虎賁中郎將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憑
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遲者憑遂重坐五十
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卒賜東園秘
器錢二十萬

袁良字周卿汝陽人太尉安之祖也習孟氏易平帝時

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後舉孝廉建武初爲成武令傳其
學於孫安安子京亦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
郎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少傳父業歷廣漢太守順帝
初爲光祿勳餼袍糲食終於議郎尙書胡廣等追表其
清潔之美比諸貢禹第五倫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
彭弟湯亦以家學諸儒稱其節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
定策封安國亭侯卒諡曰康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少從祖父充受尙書又事桓
榮力學不怠聚徒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
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尙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
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以嚴

見憚及肅宗卽位擢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
郡太守酺意不自得疏辭不聽仍賜裝三十萬令亟之
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郡吏
有王青者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義敗餘
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
尉功曹青爲小吏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
都尉遂歿於難青亦被矢貫咽聲音流喝前郡守竟不
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者乎
乃疏爲青三世歿節宜蒙顯異奏下由此爲司空所辟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講屢有諫正
聞聞惻惻出於至誠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

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
弟子之位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禮賞賜特殊
莫不沾給和帝初遷汝郡太守徵爲河南尹竇景家人
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毆傷市丞酺
部吏楊晝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辟章等六
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懼白酺酺卽上言其
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永元五年遷
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數以疾乞身帝不許復視事
十五年拜爲光祿勳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
臨弔賙贈恩寵異於他相曾孫濟光和中至司空及卒
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卽綬其年仍封其子

夏旱久騰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
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袁彭字伯楚汝南人京之子也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
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清擬夷齊政則冉季爲吏麤袍
糲食終於議郎尙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操比諸
貢禹第伍倫未蒙顯贈失妻竟不娶當時皆嗟歎之

周舉字宣光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博學洽聞爲儒
者所宗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邵府時宦者孫程等旣立
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子母恩宜
徙別館絕朝見羣臣咸以爲宜舉謂邵曰昔鄭武姜謀
殺莊公誓之黃泉後感穎考叔之言猶復盡子道書傳

美之今諸闕新誅太后幽在別館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
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讓後世歸咎明公宜表
朝廷令奉后率勵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以
安舉以茂才爲平邱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直尙
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
御坐以爲規誠稍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
骸有龍忌之禁仲冬月一家寒食老少不堪民多歿者
舉乃移書於子推廟云盛寒去火殘殞民命非賢者意
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
俗頓革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尙書是歲

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舉才學優渎特下策問舉對宜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尋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商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其後江淮猾賊處處並起乃拜舉爲侍中與杜喬等分行天下號曰八俊舉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渎痛惜之詔曰性率夷魚忠踰隨管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

周乘字子車汝南安成人天資聰明高峙岳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車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舉孝廉爲泰山太守甚有惠政

何並字子廉汝南平輿人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司空何武掾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遷隴西太守徙潁川是時潁川鍾元爲尙書令領廷尉有權弟威爲郡掾贓千金並爲太守過辭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

輒自解晨驚曰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揚時
天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爲立廟圖形祀焉

張邵字元伯汝南人遊太學爲諸生與山陽范式爲友
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邵曰後二年當還過拜尊親見
孺子焉乃共期日及期邵具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
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
必不乖違母爲具雞黍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後元伯寢疾同郡郡君章殷子徽晨夜省視之元伯臨
盡歎曰恨不見吾歿友子徽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
非歿友復欲求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
巨卿所謂歿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

而呼曰巨卿吾某日歿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
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時爲功曹具告太
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請許之式便服
朋友之服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將窆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及見有
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旣至叩
喪言曰行矣元伯生歿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
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塚次爲
修墳樹然後去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光子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
良學爲人嚴重有威客洛陽居貧大雪丈餘洛陽令

安門徑無行迹謂安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
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飢寒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安
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吏民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
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拷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
郡太守是時英辭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
迫痛自誣歿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
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
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
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
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

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名重朝廷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出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又劾憲弟景擅發邊民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初竇憲欲立匈奴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安與隗奏不宜更立以增國費復上書切諫不

反叛卒如安策安薨

後數月竇氏敗帝追思前

安子賞爲郎

李統汝南人時冀州刺史名况者奏統耳目不聰明肱股掾吏忿欲詣闕統遣吏追還曰州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詔問統統處當詳平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反抱重疾自分奄忽填瘞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至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上悅其遜卽日免况拜統侍中仕至趙相

袁京字仲譽司徒安之中子也與弟敞最知名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應仲遠曰中興以來安爲名宰京有堂構之稱尤矜於禮法其爲當時推重如此

袁著汝南人年十九爲郎中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其畧曰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書得奏御冀聞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名復託病僞疾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少游京師學尚書洪範左氏傳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易夏重合令三賊皆有

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母歿哀毀服終遂廬塚側立
精舍教授門徒嘗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警語
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
親既歿從物何爲遂不應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
之語曰五經無幾許叔重撰說文解字十五篇包括大
藝羣書許釋百氏諸子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
奇怪珍異王制禮儀莫不畢載又以五經傳說臧否不
同於是傳爲五經異議俱行於世

蔡元汝南人學通五經門徒嘗萬人其著錄者千餘人
徵辟不就順帝時徵拜議郎講論五經同異遷侍郎出爲

宏農太守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才敏善諷誦讀書五行俱下
舉茂才武陵蠻反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到
官慰納悉皆降散延熹中拜從事中郎以功遷司隸校
尉料舉姦逆不避權要及黨事起乃慨然以疾退追愆
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鑿三十篇

應劭字仲遠奉之子也少篤學博覽冬聞靈帝時舉孝
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
羌胡爲寇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嵩請發烏桓三
千人北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解卑事下
四府邵駁之卒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六年拜泰山太守

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
尙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凡獲厥中
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
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明其得失於是作
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
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
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
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
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
二百五十篇又集駁議三十篇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
二十五漢紀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

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炳煥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
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鄒人以
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人亦竇燕石緹縉十重覩之者
掩口胡盧而笑斯文之作無乃類旃左氏云雖有姬姜
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
於明哲之末雖紀綱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
聽惟因萬幾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帛善之二年拜劾
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
邵慨然太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
度百官典式多劾所立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
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

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
後卒於鄴弟珣司空掾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喪母以孝聞及父娶後妻憎包分
出之包日夜號泣被杖廬舍外旦入洒掃父怒乃廬於
里門晨昏不廢歲餘父母慚而還之既而弟子求分財
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婢奴引其老者曰與我共
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吾少時所理意所
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
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拜侍中稱疾不起
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卒年八十有餘

戴伯鸞汝南慎陽人性至孝母卒伯鸞居廬啜粥非禮

不行與弟良俱有毀容時人稱之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婦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淡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柰何不能整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噉其指順心動棄薪馳歸跪問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噉指以悟汝耳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俄有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火起將逼舍順尖棺號哭乎

天火遂越繞它室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塚泣曰順在此後舉孝廉順不能遠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李充汝南人兄弟六人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其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苦也充請召鄰里親戚共決妻信之旣召至充乃前跪以妻言白母出之

袁闕字夏甫汝陽人少勵操行父賀爲彭城相闕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旣至府門累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闕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闕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闕兄弟迎喪

不受賄賂緘經扶柩冒犯霜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僻居力學以耕爲業從父逢隗數饋一切不納歎曰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競爲驕奢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禧末遂散髮絕世投跡深林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恩闕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後黃巾起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閭避難悉得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范顯字叔矩滂父也遭母憂旣葬之後餽粥不贍顯謂其兄弟曰禮不言事杖而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貧賤下困餽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容於九江田種畜牧多

所收獲歸以解債負土成塚服闋二兄仕進顯獨寢墳
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後爲龍舒侯相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
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廬不動啼號益盛蛇
遂遁去由是顯名

李洪汝南人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刎詣闕乞代
弟命便飲醜而歿弟乃得全

步遊張汝南人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遇母臨淮郡取虞
城良馬脚躡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母也遂迎之歸

孟宗字恭武一字子恭東吳時江夏鄆人嘉曾祖父也
性至孝母病冬節思食筍時地凍無筍宗入竹林哀泣

有頃出笱數莖作羹供食母病尋愈人以爲至孝所感

嘗爲雷池監以饑餉母母不受官至吳司空

按諸書載孟宗多不

註爵里止云江夏人世說註孟宗別傳云嘉江夏人曾祖父吳司空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則宗爲鄉人無疑矣羅山在漢爲鄆縣屬江夏郡其止云江夏人蓋舊史畧之耳

唐羌汝南人爲臨武長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羌上書陳狀遂下詔曰

遠國珍羞原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茲勅大

官勿復受獻

應順汝南南頓人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

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

周暢字伯持汝陽人嘉之弟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

根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成人燕四世孫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敗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扞蔽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誦以歿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孝廉拜尙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之嘉曰太守被傷命懸冠手臣實怯不能歿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尙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遷零陵太守卒吏民祠祀焉

翟方進上蔡人以射策甲科爲郎累遷丞相司直旬月

間奏免兩司隸朝廷憚之丞相宜甚加器重常誠掾吏
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專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
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以爲可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
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永始二年遷御史
大夫坐事左遷執金吾會丞相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
器其能遂爲丞相封高陵侯綬和二年春熒惑守心郎
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
引決乃賜冊切責方進卽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
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帳柱檻皆衣
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諡曰恭侯長子

宣官至南郡太守

王琳字巨尉汝南人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
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
以爲脯琳自縛請先季歿賊矜而放遣之由是顯名鄉
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選

翟義字文仲汝南上蔡人方進少子也有父風烈自青
州牧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

遂與姊子同邑陳豐曰新都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

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
望必代漢家吾幸得備宰相子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
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

室子孫輔而立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員
壯許諾遂奉嚴鄉侯劉信舉兵討莽不克而死

戴尊字子高正陽人家甚富於財好施給豪俠尙氣食
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俠戴子高平帝
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

張充汝南人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物
故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
稍遷酒泉都尉莽篡位揚變姓名爲巫醫逃避他界莽
敗方還鄉里太守鄧晨欲修復鴻都陂聞揚曉水脉以
爲郡水壞漕漕四百餘里累歲大隄豪右詣揚下獄械

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
曉文法吏十人捕治三人迺格殺鍾威於雒陽亦得趙
季它郡持頭還皆縣頭於市

許訓字季師平與人漢靈帝時司徒

許相字公弼平與人訓之子靈帝時司空

袁成汝陽人左中郎

張濟汝南人好儒學光和中仕至司空及卒靈帝以舊
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卬綬

張喜汝南人初平中爲司空

張根汝南人爲蔡陽鄉侯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嘗百

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羗沒郡下獄歿扶感父以
法喪身憚爲吏服終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
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
步之術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周給宗族姻親及
殮葬遭疫歿亡不能自收者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就常
居先人家側不入城市因號爲北郭先生太守謝煥先
從扶學後臨郡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擢扶子弟回辭
年八十三卒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燕之後也生而斂頤折額醜狀駭
人母欲不舉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
此兒也於是養之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

不讀非聖賢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
畔下有陂田常肆力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舉
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不應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
幣聘其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
守東岡之陂乎爨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
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至
近縣稱疾而返之

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覈論鄉黨人物
每月旦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初爲郡功曹
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劭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常客

遊潁川潁川多長者游唯不候陳實又陳蕃喪妻弔者
畢集劭不至或問其故劭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
性峻峻則少通故弗造也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之
士皆固辭不就劭從兄虔亦知名於世故召陵謝甄稱
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周勰字巨勝汝南人光祿勳舉之子也少尙元虛以父
任爲郎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卑身降禮致敬
於勰勰耻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
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惟勰前後三辟竟
不能屈又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元纁備禮復固辭
嘗隱處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幾十年及梁冀誅方出

蔡邕稱其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深也

王雋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所識與南陽岑暉善雋爲人外靜而內肅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隱居武陵躬自耕釣歸雋者一百餘家獻帝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年六十四以壽終

闕儻汝南平輿人漢末郡功曹太守第五常寄錢百三十萬儻瘞堂中卽窘甚不肯發逾二十餘年常孫來儻悉出與之孫曰祖言三十萬耳餘堅不受儻白之郡大夫令全持去

鄭敬字次都汝南新遷人

王莽時改新蔡爲新遷故水經注曰新蔡之間

爲郡

門下掾與邳惲厚見惲言忤太守歐陽歙乃相招去隱

於弋陽山中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憚喟然嘆曰天生俊
士以爲民也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敬曰吾年
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憚乃別去
新遷都尉高懿逼敬爲功曹語不合遂謝病去隱居蟻
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
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

黃憲字叔度汝南正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
至正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
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闕所未
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耶
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

如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
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睹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固難得而測也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日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
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
連所降致獨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術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
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如千頃波澄
之不清滄之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
人勸其仕亦不拒之嘗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歸著天
祿閣外史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戴伯鸞性至孝母卒居廬毀粥非禮不行與弟良俱有
毀容時人稱之

戴良字叔鸞汝南正陽人尊四世孫也少誕才既高達
而議論尙竒多駭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
可爲比良曰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
偶舉孝廉不就再拜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遷
辭詣府悉將妻子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

魏桓汝南安陽人以清節數被徵辟不應鄉人勸之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廡
馬千匹其可減乎左右權倖其可除乎皆曰不可桓乃歎
曰使桓生行歟歸於諸君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袁原汝陽人漢安帝時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敢發
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

許敬字鴻卿平輿人漢順帝二年司徒

張彬汝南人爲山中王相時竇憲爲大將軍公卿以下
及郡國無不遣吏奉獻遺者而彬獨守正不阿後和帝
聞之擢彬太僕

李逵平輿人壯直有高氣

李巡汝陽人爲中常侍時宦官縱橫巡獨守清忠居閭
巷不爭威權見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
至有行路更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
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

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黃浮汝南人靈帝時五侯貴盛傾動天下其僕隸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武原侯徐璜兒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到縣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拷之掾吏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屍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訴於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庭宇蕪

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
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甚奇之初仕
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
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
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爲樂安太守時李
膺爲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多自引去蕃獨以
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召命莫肯至惟
蕃能致之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大將軍梁冀威震天
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
殺之坐左遷修武令稍轉拜尙書零陵桂陽山賊作亂
公卿議討蕃上疏駁之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

後徵爲尙書令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論救坐免歸久之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世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爲尙書僕射轉大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案其罪雖經赦令而竟拷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石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獨上疏力爭帝愈怒竟無

所納宦官由此嫉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逆卻長吏以下多自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伏見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灰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尚極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讞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理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繆言出口

則亂及八方向况斃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可乎又青徐
災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室積於房掖
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
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疇者
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慊慊無已故慙慙示變以悟陛下
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祿
惜坐觀成敗如蒙採錄雖身首分裂所不恨也帝諱其
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
臨朝召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
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爲太傅錄尙書事時新
遭大喪國事未立諸尙書畏恩權宦託病不朝蕃遺書

責之皆惶怖起視事靈帝卽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固讓前後十二章竟不受封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胤王甫等與其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多行貪虐蕃深嫉之與竇武謀誅節等事泄曹節矯詔誅武等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卽日害之徙其家屬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聞而棄官收葬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闔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李咸字貞元汝南西平人累仕州郡以廉幹知名立朝
清忠權倖憚之熹平初爲太尉竇武陳蕃誅閹宦事泄
爲所害竇太后被遷崩曹節等欲別葬之咸扶輿力疾
擣椒自隨謂妻子曰太后不得配食不生還矣上疏力
爭從之歸無餘貲庇蔭茅廬卒蔡邕碑記以爲補袞闕
敘彝倫天人交格始終無庇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
之或踰也

郭亮字恒直汝南朗陵人太尉李固之門人也梁冀殺
固露其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
許因往臨哭陳詞於前遂守喪弗去夏門亭長呵之曰

李杜二公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
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
之所動豈知性命何以死相懼太后聞之義而不誅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羗人少勵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
廉時冀州饑盜賊羣起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汚望
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
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
版而去郭林宗聞讓蕃曰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
令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
爲太尉黃瓊所辟後坐黨事繫獄吏謂曰凡坐繫皆

祭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
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遂止獄吏將加拷掠滂與同郡
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其造朋
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並欲何爲滂對曰臣聞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然古之循善
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
陽山側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
得並解桎梏事釋南歸汝南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
司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于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

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譖理之及免候請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不見祁奚何以謝爲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急捕滂等督郵吳道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白詣獄縣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予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母就與之訣滂白其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捨之恩勿增戚戚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

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二
伍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
人忿董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刃見卓孚語畢辭
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刃刺之不中卓自奮
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爾欲反耶孚大言曰
恨不得磔裂奸賊于都市以謝天地言未卒而斃

袁忠汝南人闕之弟也桓帝時忠以黨禍下北寺獄與
范滂爭受楚毒後事釋初平中爲沛相乘韋車到官以
清亮稱及天下亂棄官居會稽孫策破會稽遂浮海投
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至而卒子秘從太守趙謙
擊黃巾死難別有傳

袁逢汝南人嵩之子安之曾孫也靈帝時爲司徒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獨趙臺長揖不拜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之上堂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

許靖字文休平輿人少與從弟邵俱知名有人倫鑒穎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尙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忠爲吏部尙書吳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後卓殺忠靖思奔揚州依陳儻後徙交州劉璋在蜀招致爲巴郡太守昭烈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及卽位乃拜靖爲大司徒靖雖年逾七

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
拜章武二年卒

孟建字公威汝南人少與諸葛孔明徐元直石廣元遊
學襄鄧亮嘗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
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曰中
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後爲涼州刺史有治名
官至征東將軍

袁秘字永寧閩弟沛相忠之子也爲郡門下議生黃巾
賊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主簿陳
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計史丁子嗣記室史
張仲然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旌秘等

門閭號曰七賢

盛孔叔邳伯向封祔周子居艾伯堅黃憲太守李佺選
舉六孝廉也受版未行佺卒夫人柩側下帷曰李氏蒙
國厚恩據重任咨加休慙相授歲舉上欲報稱聖朝下
欲流惠氓隸諸君各懷進退未發妾有三孤足統喪紀
正相追隨蓬敷墳柏何者耀德王室顯昭亡者不亦歿
而不朽乎周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
卹居乃與伯堅卽日辭行留武興叔度伯向孔叔相隨
柩輻後伯堅任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封祔仕至豫章
太守

袁敞字叔平汝南人安之少子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

帝時歷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僕光祿寺
勲元初三年爲司空明年策免廉切不阿權貴失鄧氏
旨自殺尋葬以三公之禮

國三

陳祇汝南人爲蜀漢侍中事後主贊襄事業與杜瓊孟
光陳震等齊名尋守尚書令加鎮東將軍卒謚曰忠
侯

應瑒字德璉司空掾珣之子也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
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建安二十年卒文帝
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德璉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
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又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

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騁
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云

應璩字休璉瑒之弟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
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
秉政多違法度璩爲百一詩以諷焉世共傳之復爲侍
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贈衛尉

來敏義陽人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蒼雅訓詁
昭烈定益州辟爲典學校尉遷光祿大夫以耆宿學士
見禮於時雖屢遭廢然而復舉

和洽字陽士舉孝廉大將軍辟俱不就避地武陵曹搆
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選用先尙儉節洽

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一以節儉也儉素過中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議吏有
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史過營形容不飾衣裘
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
朝府大吏或自絜壺餐以入宮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
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建爲侍中搽征
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搽未納
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丕受禪爲光祿勳封
安成亭侯進封西陵卿侯轉太常清貧守約至賣宅以
自給卒謚簡侯子禽嗣和適洽之次子也才爽開濟仕

魏官至廷尉吏部尙書

費觀字賓伯江夏鄆人劉璋母觀之族姑瑋又以女妻之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將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義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遇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少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仕爲太子舍人遷黃門侍郎武侯南征還禕共羣僚往迎年位多在禕右而武侯特與共載衆莫不易觀數使吳辭義不屈孫權每視其辭問以國事并論當

世之務祿輒以醉辭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
失權甚器之贈以寶刀建興十二年丞相伐魏屯五丈
原病篤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視因諮以國家大計亮
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
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明年進尙書令延
熙六年進大將軍錄尙書事明年魏軍次於興勢假偉
節徃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
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了無倦色敏
曰向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果引去是
年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乃以禕兼益州刺史禕謙
悟過人爲尙書令省讀文書舉目寃意終亦不忘常以

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閣及董允代禕始欲數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封成鄉侯延禧十六年爲降人郭循所害卒謚曰敬子承嗣黃門侍郎承弟恭尙公主爲尙書郎顯名當世

陳到字叔志汝南人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婁亭侯楊戲贊曰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張通汝南人後主時爲殿中督炎興元年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通與郤正舍妻

子單身隨侍帝多賴之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尙書

傅彤義陽人從先主征吳先主兵敗令彤斷後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加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昭烈乃拔延爲

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照烈大會羣
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
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
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丞相諸葛
亮駐漢中以延爲督前部領司馬涼州刺史八年與魏
將費瑤郭淮戰於陽谿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帥征西大
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
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
爲怯嘆憾已才用之不盡

屈晃汝南人吳赤烏間爲尙書僕射吳主諷因全公主
之譖欲廢太子和晃與驃騎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

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而惡之勅晃據等
無事忿忿竟欲廢和立亮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
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
少垂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
納斥還田里後孫皓卽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
忠諫亡身其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
尉後緒亦至尙書僕射

蔡瑁汝南人爲吳將在秣陵其弟敏爲將守沔中與敏
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聞
疆場之上徃徃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
而忘大備也候者得書以呈周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

珪得之知爲汝南人也浚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何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糶事皓以爲忠勤賜爵列侯

陳熾字公熙汝南人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琫表稱熾大將軍

許尚字元甫平輿人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應元汝陽人位至散騎常侍

周纂汝南安城人吳威遠將軍

周毓左中郎將

汝南縣志卷十七
袁曜汝陽人仕吳位至郎中

許混平輿人清醇有識懿明帝時爲尙書

許瑒汝南人位至陳相

戴紹字幼起汝南人遭親喪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
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後舉孝廉爲陝令

許光字少張平輿人漢靈帝中平二年過江居丹陽句
容都鄉之吉陽後仕吳爲光祿勳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
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其貧欲勿與劉氏曰呂
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
之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

融劉繇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策薨從權督徐盛全琮等以舟師破曹林於洞口還前將軍假節封南昌侯子據驃騎將軍

呂蒙汝南富波人少依姊夫鄧當擊賊孫策召見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赤壁數進奇策定荊州封零陵侯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羣書雅有威容仕吳爲郎中令使魏不辱君命拜犍爲太守頃之遷太常兼尙書令正色立朝令子弟絕治產仰給官廩不與民爭利妻蚤亡不復娶權聞而賢之欲妻以宗女化固辭權乃不違

其志年七十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程秉字德樞汝南人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
通五經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拜爲太子太傅權爲太
子登聘周瑜女遣秉迎婚於吳旣還秉說登曰婚姻人
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願太子遵禮教於閭
房存周南之所誅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
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程君也

晉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父斐少府卿浚初不應州郡
之辟後仕魏爲尙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揚州刺史封射
陽侯隨土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吳
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十俘馘萬計以功進封武城侯食

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明年移鎮棘陵遷侍中卒於位

三子顓嵩謨

周恢浚從弟武帝問卿宗誰可浚曰恢稱重臣宗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恢與同郡和郁號三十四友

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司徒王渾表馥理清正兼有才幹補尚書郎累遷徐州刺史加軍將軍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內尹李貞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辭不受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患謀除之事泄爲巳所襲馥走得免帝還宮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討陳敏斌之封承寧伯馥親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東海王

越以馥不先白於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
 裴頌馥不肯行頌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敗
 頌求救於元帝帝遣甘卓等攻馥於壽春旬日而馥衆
 潰初華譚往壽春依馥反後敗歸於元帝帝問曰周祖
 豈何至於反譚曰馥見寇盜誅篡王威不振故欲移都
 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京都淪沒若
 使從馥之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謂反帝意始
 解子密字泰元性簡虛時稱清士仕尚書郎弟橋字正
 完亦有才幹

周顛字伯仁浚長子也神采秀徹親狎莫能媿廣陵薊
 著風素聞顛名佳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弱冠

襲爵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帝譙西堂曰今日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顛厲聲曰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怒手
詔付廷尉尋赦之王敦構逆折以忠義遂被害籍得素
簾數枚盛故絮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追贈
光祿大夫儀河三司謚曰康子閔字子騫方正有父風
官至秘書監謚曰烈

周嵩字仲智浚中子也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
爲晉王群臣勸進嵩時奉朝請上疏忤旨帝出爲新安
太守褒貶朝士詆毀侍中戴逵帝曰卿矜豪傲慢輕忽
朝廷由吾不德耳嵩曰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聖明
御世能無碌碌之臣帝怒收付廷尉尋除名久之補廬

陵太守拜御史中丞疏救王導帝納其言

周謨安成人頡之弟也頡兄弟皆居顯秩母常舉酒賜之曰吾本謂渡江托足無所今復何求嵩起曰不然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察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吾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其後皆如嵩言

張光字景武鍾武人在信陽州東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氏人叛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氏圍之百餘日光以路遠兵少自分必死會梁玉彤遣兵迎光得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褒賞以明獎勵授新平太守雍州

刺史劉忱被密詔討何滿王顯光起兵助忱及軍潰爲
顯所擒顯謂光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劉雍州
不用鄙計故大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表爲右衛司馬
後光鎮魏興爲楊難敵所圍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
成疾將吏及百姓咸勸光退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
能剪除寇賊今得死所何可退也二子曼邁昊少辟太宰
椽邁多才畧有父風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
郎將訪少沉毅果於割斷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
相與結交及元帝渡江爲揚烈將軍討江州刺史華軼
斬之復命訪與諸軍征杜弼遣將張彥陷豫章訪率

帳下將李于等追彥破之斬彥發遂歸湘州賜爵海陽
縣侯杜曾等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元帝命訪擊之
遂斬曾訪練兵簡卒欲直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
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王敦有
不臣之心恒爲切齒欲圖之故敦雖懷逆謀而終訪之
世不敢發大興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壯子撫有父
風撫子楚楚子瓊有將畧三世皆爲將瓊子虢

周虢字孟威汝南安成人訪之元孫也少有節操州辟
爲祭酒後厯位至西爨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
將楊安寇梓潼虢固守治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將從
漢水抵江陵爲堅將朱彤所獲虢遂降堅欲以爲尙書

郎虢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位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虢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虢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虢問狀虢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虢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於太原後竟以病卒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元親臨哭之因上疏請表其忠節孝武帝詔曰虢勵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殞厥命甄表義

沙碛片石卷一
節國之典也其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賁嵩爲司徒椽有清操歎曰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邗族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鎮南大將軍劉宏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我於荆南矣乃委以軍政宏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澄竟不能從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五郡軍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

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莫不歎之元帝雅重其才出補吳國內史累遷光祿勳及王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慷慨言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允等擊敗之斬賊帥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侯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中外倚重焉咸和六年卒

周洽汝南人善識聲韻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吏人爲殮

梅頤字仲直少好學隱退及隨元帝渡江後爲豫章太

守

梅陶字叔真頤弟也仕至咨議參軍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慕夏侯元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庾嶺見而歎曰和嶠森若干丈松施之大廈必有棟梁之用起家太子舍人遷潁川太守爲收清簡甚得百姓驩心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時荀勗爲監嶠鄙其爲人以意氣加之遂與異車監令異車自此始也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元康二年卒謚曰簡

朱序字次倫義陽平氏人世爲名將寧康初拜梁州刺史鎮襄陽累敗苻堅都護李伯讓密與賊應遂陷沒堅

以爲尙書太元中苻堅南侵遣序說謝石序反謂石曰
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
志於是石遣謝元選勇士八千人涉淝水挑戰堅衆少
却序時在軍後唱曰兵敗矣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
驤將軍散騎常侍

王讚字正長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散騎侍郎

許副字仲先平輿人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刻令寧朔
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

周光安成人潯陽太守王敦死捕錢鳳詣闕蘓峻作逆
隨溫嶠力戰有功賜爵曲江男

周楚安城人健爲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

之亂妖賊李宏稱號改年鳳凰楚遣子瓊討平之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
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
弢有功賜爵關內侯晉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
導上疏乞勅寶等撰集國史著爲令典元帝納焉寶於
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
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
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
史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註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
雜文集皆行於世

應貞字吉甫魏侍中璩之子也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

中夏侯元盛有名勢貞嘗在元坐作五言詩元嘉玩之
舉高第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踐阼遷給
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甚美初置太子中庶子
貞始爲之後遷散騎常侍又以文學與太尉苟顛撰定
新禮泰始五年卒其文集行於世

應純汝南人永嘉中爲中黃門侍郎

應秀汝南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孟嘉字萬年江夏鄆縣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楫晉
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遂家焉嘉性冲默有遠量
爲一時賢豪所推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勸學從事正旦
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昭彥嘉在坐次甚遠時河南褚裒

有器識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安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音嘉爲哀所得永和中爲桓溫參軍溫雅重之九日宴龍山參寮畢集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勅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以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嘉荅之援筆立就文辭超卓四座歎服後遷長史卒

史曜安成人素微賤衆所未知同邑周林稱人倫識鑒獨引之爲友遂妻以妹

袁宏字邵甫汝南人賀之少子八太學從父逢呼見遇宴作樂稱頭痛不聽而退終不復往恥其門放貴勢乃

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

畢穎之新蔡人高僧惠遠住廬峰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爲遠於山東立房殿卽東林也絕塵清勝之賓不期而至穎之與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游止

畢卓新蔡鮑陽人少希放達太興末爲吏部郎嘗謂人曰得酒滿四百斛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與阮孚等閉戶酣飲時人謂之八達常入鄰舍醉卧於其酒甕下主人視之則畢吏部也時有勸之仕者卓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自此衰矣吾將安適哉

曹華西平人與蘭亭修禊四十二人之列其詩曰願與
達人俱邂逅游濠梁狂吟任所適流浪無何鄉

孟陋字少孤江夏鄢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
衣蔬食棲遲蓬草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
軍令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滲然無
悶卒不降志兄萬年游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遺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
持賢見之者莫不嗟異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周朗淳次子也少有風度初爲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
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參軍解職報羊希書辭意側
儻除錄事參軍疏奏數萬言忤旨去又除太子中書舍

人出爲廬陵內史

南北朝

州韶汝南人泰始中隱身求志築室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

朱修之字恭祖序之孫也元嘉中戍滑臺爲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城陷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實以告我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後脫身至東萊遂以爲黃門侍郎累遷雍州刺史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僞與之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率衆攻江陵竺超已執義宣修之至

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豪無犯後拜左戶尙書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貞侯

程道雍豫州人陳慶之與爾朱榮戰敗軍人死散慶之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道雍潛送至汝陰入都

周濃字彥倫顛七世孫善老易清貧寡欲隱於鍾山每賓客會同濃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終日長蔬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濃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其味甚甘鐘鼎何爲哉後起爲國子博士累官中書侍郎著四聲切韻行於世

周捨字昇逸濃之子也幼聰穎濃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音韻清辨高祖召拜尙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謨謀皆兼掌之預機密二十餘年普通五年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卒

周宏正字思行濃之孫也幼孤及弟宏讓宏直皆爲叔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詞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許博士到合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

家梁太學博士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宏
正爲司義侍郎大通二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
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宏正奏記其畧曰願殿下
抗伯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
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累遷國子
博士及陳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侍東宮講論語孝經
太子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宏正特善元言
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大建六年卒年
七十九詔贈侍中中書監謚曰簡所著周易講疏十六
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
卷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墳官吏部郎

周宏讓宏正弟也性簡素博學多通初隱句容之茅山
頗徵不起梁承聖初召爲國子祭酒尋爲仁威將軍
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元帝謂朝士曰晉氏平賊
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後入陳以白衣領太常卿
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周宏章字思方宏讓弟也幼聰敏梁博士累遷雲麾將
軍昌州刺史入陳官至太常卿光祿大夫氣調高于次
昆或問三周人曰蜂腰

周確字士潛直之子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
好元言釋褐梁太學博士入陳都官尙書爲政平恕
允卒年五十有九贈散騎常侍大常卿

周炅字文昭靈起子也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西陵伯斬馘功多入陳隨都督吳明徹北伐獲十二城拜大都督總統衆軍斬田龍升兄弟於亳州盡復江北地進號平北將軍卒年六十四封武昌郡公謚壯子法僧嗣官宣城太守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爲直閣義師起歸梁高祖累有戰功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遷驍騎將軍時東昏餘黨作亂惠紹馳赴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執城主馬成龍送京師六年魏軍攻鍾離惠紹與馮道根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爲持節都督

冠軍將軍入爲衛尉卿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兼
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爲左衛
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八年卒謚曰忠

董紹字興遠新蔡颍陽人少好學起家四門博士累遷
中書舍人爲魏宣武所知豫州賊人白早生以城南叛
詔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梁武使人勞之云
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通兩家之好從此
息民豈不善也紹還申梁武之志欲以宿豫還魏魏以
漢中見歸魏不許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除
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肅寶寅反於
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賸巴三千生噉蜀子肅

宗謂黃門侍郎徐紇曰此巴真瞎耶紇曰此是紹之壯
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
速行以拒賈寅有功賞新蔡開國男食邑千戶

楊纂廣寧人父安仕魏荊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畧勇
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信都以軍功稍遷武州
刺史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大統初間行入關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
者忠義所懼者危亡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見
之於卿耳卽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從周文
解洛陽圍經河芒橋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推其勇敢
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爲公賜姓莫胡盧氏俄

授岐州刺史孝閔帝保定元年位大將軍封隴東郡公
除隴州刺史天嘉元年進爵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
纂性質朴不識文字但推誠信吏人以其忠恕常懷之

尋卒於州子虜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按新蔡其時改爲廣寧郡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少和厚有氣度初從葛榮甚見委
任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齊
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祥位望旣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子胄性輕
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擢爲東郡太守

隋

周法尙汝南安成人昊之子也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
爲定襄太守煬帝幸榆林內史令元壽請御營外分二

十四軍法尙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在其間以車騎爲壁壘此與據城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帝善之年五十九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劉侯仁豫州人也賊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肫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肫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和洪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

禦以洪有武畧代爲刺史月餘斬公忻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賜爵北平侯王軌之擒吳明徹洪有功焉加位開府尉遙廻作亂洪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尙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望後拜泗州刺史

唐周墀字德升汝南人邇子也少孤事母孝第進士屬詞高古太宗雅重之累進起居舍人上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稱最官集賢殿學士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劇盜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封汝陽縣男拜義成節度使宿將暴橫不循令者鞭其背一軍大治遷中書侍郎屢建讜言裁抑妄進以議河湟事不合罷爲劔南東

沙盤府志卷十一
川節度使鄭顥言於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
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子
寬饒宏文館校書郎中宗垂拱五年越王貞舉兵豫州
討武后不克而死

胡元範申州人武后時爲鳳閣侍郎救裴炎貶死瓊州
史稱廉介有才

周允元豫州安成人武后時爲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
堯舜武三思劾奏其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戒安得
爲過耶卒贈貝州刺史后爲詩以傷之

符表汝南安成人年十六侍母姜氏病十數日一食表

亦十數日一食母歿表慟咽至殞

袁滋字德深蔡州郎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少依元結讀
書結雅重之以薦起授試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韋臯
始招來西南夷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以滋兼御史中
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稱旨進諫議大夫遷尙書右
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民愛向之召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耆老遮道滋不得
行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泣拜乃得去元和
中吳元濟反以滋爲彰義節度使久之無功貶撫州刺
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贈太子少保
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劉建鋒字銳端朗山人爲忠武軍步將與孫儒馬殷同
事秦宗權後儒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衆七千
推建鋒爲主畧洪虔數州衆遂十餘萬詔拜檢校尙書
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

方竦字仲成弋陽人唐景雲初進士累官鸞臺侍郎開
元中封禪爲禮儀使竦蒐舉典禮容止閑雅元宗歎其
知禮封雲亭侯

周子桑汝南人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貞元十九年
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死友人安定
皇甫湜適至見而哀之云謂善之福夷死何俄謂惡之
禍跖死何肥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基何黔婁之死手足

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招曰來吾認汝精者不足粗者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如林鳳凰不下而鴟鴞滿家何草不芸盡野而莎何蟲不龍盡水而蠍非精者理少而粗者理多蘭茝何先菴老何難玉何爲而脆石何爲而頑衣冠何盛僉王何蕃何麟而怪何鶴而軒天耶人耶已焉哉謂之何哉

李勣蔡人穆宗時爲夏綬節度使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四匹侍御史溫造於閣奏彈勣違勅進奉請論如法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常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孫鏗汝陽人唐末秦宗權據州強以賓佐起之鏗稱疾

不應還家以教授爲業

董陽豫州西陽人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鄉詔於
其閭曰篤行董氏之門

弋楊張球李營暨子凝孫楚朗山胡君才皆事親居喪
以至行著弋楊李植數世同居天子旌表門閭賜粟帛
州縣存問

王羨蔡州人十世同居咸平中有司請加旌表詔從之
仍蠲其課調

宋

孫庸字鼎臣汝南人鑑之子周太祖顯德中獻贊聖策
九篇引唐貞觀所行事以魏元成自况得對言曰武不
可顯歛不可厚養不可放欲不可極世宗奇其言命

書試補開封兵曹掾建隆初爲河南簿太平興國六年
鴻臚少卿劉章薦其材改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知龍
州而卒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
所知妻以兒子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
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閣官遂知制誥
爲史館修撰天聖初以附丁請落職知吉州又以言者
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
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於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
人臣年三十九卒於官

孫何字漢公汝陽人庸子也篤學嗜古年十五能屬文
與丁謂齊名時號孫丁王禹偁尤雅重之淳化中舉進
士禮部廷試皆第一通判陳州遷右司諫真宗初獻五
議帝皆嘉納咸平二年舉入閣故事何次當待制獻疏
乞罷掎克之臣復周官之制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
疏陳弊宜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景德初
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卒年四十四帝聞悼惜錄其
子言爲大理評事著有駁史通十餘篇文集四十卷

孫僅字鄰幾何之弟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
籍時人榮之初爲舒州團練推官累官集賢院學士權
知開封府後領審刑院進給事中天禧元年卒年四十

九錄其子和爲衛尉寺丞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
學士大夫推其履尙有集五十卷弟侑亦登進士第官
至殿中丞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累官直集賢院出知
袁州首建學宮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始盛入爲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所至治行著
聞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
筆物不受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
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諫司求無擇罪無所得遂
誣以他事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尋復集賢院學士移知
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以文章政事爲時名卿因與

王安石不合放棄不振士論惜之

穆修字伯長其先鄆州人後徙蔡州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賜進士出身調秦州司理叅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遇赦得釋久之補潁州文學修性剛介好斥論時病人欲與交往往拒之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圖爲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尙聲偶之詞學者靡然從之修於是時獨以古文稱蘓順卿兄弟多從之游修雖窮死一時稱能古文者必曰穆叅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記序誌數十篇集爲三卷又按李之才

傳稱陳希夷數學傳於种放放傳於修修傳於之才之才傳於邵康節云

任諒字子諒汝陽人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少卽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會布旣見覺不能合卽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厯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竒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給陰掘地窖粟而叛

遣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諜知其謀亟輸粟
定邊及諸堡且募人發所窖得粟數十萬石訛入寇
失所藏粟七日而退晉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
破東南轉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
用乾没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大水泗州城
不沒者兩板諒親率部卒築隄徙民就高給以粟米人
獲全京誣以爲漂没千計坐削籍帝知其枉加龍圖閣
直學士修國史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
乃作書於宰相曰今敵人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
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遼人之後使散爲君長則我有
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隣崛起之金國

勢相萬也又言郭藥師必反大臣以爲病狂是冬金人舉兵陷燕山藥師叛皆如諒言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以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都副總管權應天府視事逾年詣濟州請康王幸南京以圖大計王卽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此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却四夷紹復大業矣高宗嘉之累官尙書右僕射兼御營使苗劉之亂保護之功居多卒謚忠靖

董明道褒信人母死出葬明道不忍暫離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塚取之明道無恙終身廬於墓側陳亨祖淮寧大豪也高宗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亨祖起兵據淮寧殺金知州完顏耶魯以城歸宋授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詔立廟於光州賜額曰憫忠

舒繼明羅山人性慷慨有志節少以善射名紹興間守信陽僞齊劉豫襲郡城繼明奮身與敵矢盡被擒豫脅之從厲罵不屈遂遇害

宗翼上蔡人好學篤孝負米養母經籍一目卽能默誦學歐陽顏柳書皆得其楷法隱而不仕家無甌石不恤

也常言晝夜者皆昏曉之辨故見星足不出門戶待鄰
兒如成人戚同文謂之曰子勞而能謙有古人風真吾
友也子產舉進士官至西京轉運使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
門號程門四子顯道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
拓得開將來可望也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
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顯道請問其旨曰且
靜坐初顯道自負該博每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
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顯道汗流浹背面發赤
明道曰只此便是羞惡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
看過不遺一字後乃省悟是將此事作話頭接引鶩魚

之士也明道每謂顯道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人事有未徹則類有泚其憤悱如此及辭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明道明道曰可謂益友矣旣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顯道口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如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首肯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顯道後告歸應舉曰蔡人勘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將改習焉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

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
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
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靖國初在書局召對
忤旨出就監稅之職尋罷崇寧癸未卒年五十四所著
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趙禹字庶明蔡州人景祐中元昊尙修職貢禹上書言
元昊必反請修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
昊反禹逃歸京師上疏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
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亮爭不
已卒從亮言以禹爲徐州推官

金姬端修汝陽人全川節度副使

水滸傳卷一
三
姬懋汝陽人以廕試部掾轉尙書省令史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
平日以才量稱哀宗時作北山招撫使守汝州天興二
年哀宗在蔡州徵兵入援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謀以
城降元懼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
祖父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汝輩欲遷
於山非欲降乎有言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州
州人梁臯作亂遂被害贈武昌軍節度使子孫世襲
文商蔡州人章宗明昌四年中都路都運史王寂薦三
舉終場人以商經明行修足備顧問上曰可令召之特

遷登仕郎

元李從善汝寧人事親篤孝

張郁汝寧人居喪廬墓

劉順至順間中書禮部郎中飛騎尉汝陽孫男子文秉始爲廣西道廉訪使後拜監察御史遷吏部員外郎改萬戶都總府副使

張桓字彥威汝寧人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囊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囚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櫺坐與之抗論順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哭言叱彌厲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免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賊遂刺之後賊語

人曰張御史真鐵漢也殺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尙書謚
忠潔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少慷慨多大節力能挽二石弓嘗
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跟大吼衆皆辟易興神色自若
發一矢斃之至元間從丞相伯顏累立戰功官至右丞
相嘗召入悉獻江南所得珍寶世祖曰何不少留對曰
臣今幸富貴皆陛下所賜何敢隱俘獲之物卒賜梁國
公謚武宣

范谷英上蔡人學博行高至正間任河中知府以卓異
著稱遷戶部尙書集賢院學士方毅不同才猷遠布時

稱名卿